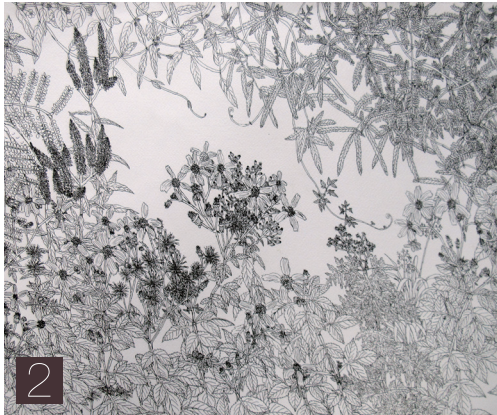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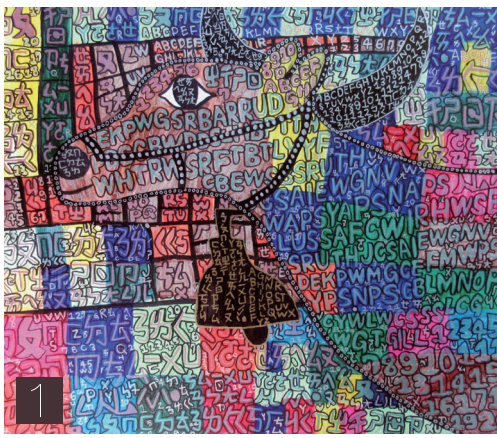


轉化視角， 看見多元社會裡的身心障礙者



1 我的符號牛世界，陳道明繪

2 只要經過充分觀察，亞斯柏格症的陳駿翰，就可以靠著腦海中記憶，用極為悠美又複雜的線條，完成這幅夏日的花園！今年底即將有作品集問世。

請先看第一張照片。一隻奇幻的牛，走在彩色的馬賽克裡，俏皮的神情好像在說，「來吧！進來我的世界吧！一個你看不懂、但我願意慢慢說給你聽的世界。」很棒的一幅畫，對吧？但如果這時告訴你，「這是『肯納症』心智障礙者的作品」，你的心裡會不會浮現出「哇，真是難得！」的想法呢？

臺灣畫話協會創辦人、也是協會秘書長的蔡啟海，一語道破目前身心障礙者最容易遇到的狀況：「過度悲情化，障礙被放大了。真的不需要去強調這部分，這樣反而更是一種歧見。」讚美是對的，但「真是難得」是不需要的。那，他們需要的是什麼？

「期許。大家都對資優生有期許，會努力培養孩子，那為什麼就不能對障礙者有期許、努力培養呢？這樣是無法落實『平權』的！」本身也是肢體障礙者的蔡啟海，以自身創辦「臺灣畫話協會」的經驗為例，「只要給他們機會，多給一點時間，他們也可以透過任何的藝術形式，表達出他們的想法與成就」。例如畫出奇幻符號牛的陳道明，剛開始只會在紙上不斷地寫注音符號、阿拉伯數字，後來蔡啟海發現，陳道明擅長音樂，會彈鋼琴還會吹薩克斯風，於是便將他的特質全部融合在一起，鼓勵他將「想說的話」，全部畫下來。於是，便有了在符號中穿梭的牛，有了按鍵全是立體符號的薩克斯風。如今，他的畫可以賣到五位數以上，甚至還考上了街頭藝人證照，每週六日都會在市集演出薩克斯風，賺來的收入足以支付整年度藝術學習費用，甚至有一些個人的零用錢！

跟任何人一樣，障礙者也有獨特的藝術語言和喜好的表達方式，他們不會因為身、心有所不便，就失去對美的鑑賞，也不會因為對外溝通有障礙，就不會隨著鍾愛的音樂起舞翩翩。「藝術更是一種他們和社會對話、溝通的方式，對障礙者而言，藝術的門檻相對較低，只要想出辦法，改善輔具和環境，他們就有機會可以『暢所欲言』。」因為火災導致極重度多重障礙的莊馥華，跟繪本「啄木鳥女孩」中的主角黃羿蓓一樣，利用輔具也可以創作出極佳的作品；亞斯柏格症的陳駿翰，只要在花園裡觀察完植物，就可以回到畫

桌前，憑著腦中的印象，用極為細緻的線條，繪出極美的圖像。「只要社會環境的支持，每一名障礙者都有機會像他們一樣！」

「台灣目前的硬體、輔具設施方面都已經做得很好，雖然都迎頭趕上歐美各國，但在社會支持以及人性化的對待，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。」2012年，蔡啟海曾到英國深造相關研究領域，他便發現，「英國人會先看到人的特質，例如你有什麼擅長的部分，但台灣人第一眼會先看到你負面的地方，例如——哦，你的腳不方便。」因為切入點不同，所以社會環境支持度也完全不一樣，即使是現在，還是有很多人會把障礙者「藏」在家裡，認為不要出來讓大家投以異樣的眼光比較好，也認為障礙者根本無從照顧自己，「這就是台灣跟英國最大的不同！整個社會的支持度，才是我們目前最需要改進的地方。就連很多藝文美術競賽及各項申請展出，在辦藝術展、畫展時，看到創作者是障礙團體，就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認為他們的創作登不上大雅之堂。」但事實上，陳道明、陳駿翰的畫，有多少常人跟得上？「想一想，讓障礙者對社會沒有貢獻，到底是誰造成的！」

美國障礙藝術家 Neil Marcus 曾說，「身心障礙不是一種勇敢的掙扎，或是表現面對困境的勇氣，而是一種藝術、是一種坦蕩蕩活著的方式。」因此，當我們看不懂、聽不懂他們想表達什麼時，請別急著轉身離去。透過繪畫、音樂等藝術，你會發現，用生命在唱歌的他們，對生活的執著與認真，與你我沒有什麼不同——只要我們肯給予公平的對待。



3 莊馥華戴上頭具，接受蔡啟海（後方站立者）指導，完成許多畫作，今年準備推出雙人展。

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,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

廣告